

音乐院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资料与案例

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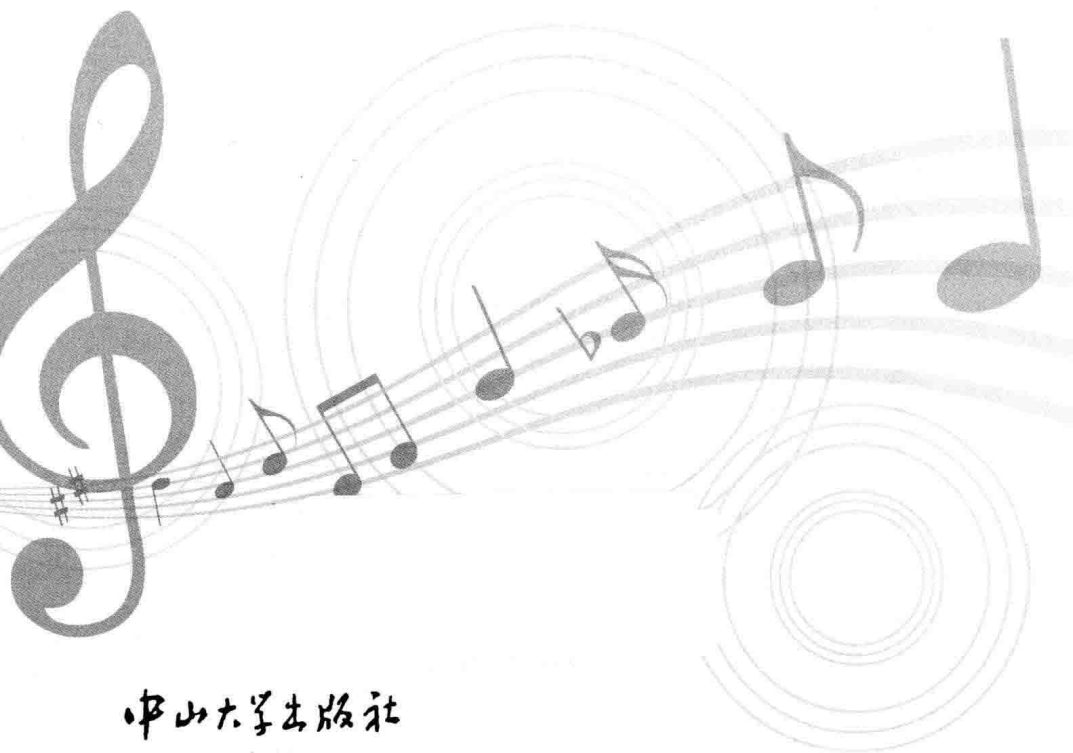
陈 平 主 编

刘美红 副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音乐院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资料与案例 选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音乐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料与案例选编/陈平主编;
刘美红副主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306 - 04241 - 5

I. ①音… II. ①陈… ②刘… III. ①思想政治教育—高等学校—艺术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G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1561 号

出版人: 祁 军

责任编辑: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施兰娟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50mm × 1168mm 1/32 9 印张 2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对于艺术，特别是音乐，道德是其灵魂，是其存在的意义。

——苏霍姆林斯基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

——《礼记·乐记》

音乐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资料与案例选编

主 编：陈 平

副 主 编：刘美红

编委会成员：陈 平 刘美红 陈文豪

林钟烈 方世凤

目 录

第一章 名人名著与音乐	1
一、革命导师与音乐	1
二、名人名著论音乐的品性	34
第二章 艺术成长与全面发展	62
一、《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节选)	62
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节选)	66
三、《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节选)	71
四、关于不同专业大学生学习思政课的人文基础与学习效果之差异比较	75
五、高等艺术教育中通识教育的现状与未来	90
六、青歌赛与文化加试	99
第三章 艺术修养教学案例	112
一、假唱第一案尘埃落定：假唱歌手罚款五万	112
二、名人代言广告走向“穷途末路”	115
三、虚假广告，都是明星惹的祸？	117
四、歌手高明骏吸毒被抓	120

五、“假奏”第一案审结，指挥家郑小瑛痛斥：“假奏 将把表演艺术推向毁灭”	121
六、山西农村词作者状告羽泉歌词剽窃案撤诉	124
七、涉嫌抄袭案终审判定，刀郎胜诉笑到最后	125
八、臧天朔聚众斗殴罪名成立，被判刑六年	126
九、李鹤彪打记者被拘及其师郭德纲的不当言行	128
十、歌坛再出吸毒丑闻，陈少华家中吸食冰毒被拘	135
十一、虚假广告拷问明星社会责任	137
十二、“艳照门”给艺人敲响自律警钟	139
十三、魏晨国丧日相片门事件显示娱乐新人素质有待提升	142
十四、中国演艺名人道德修养榜发布，宋祖英居首	143
十五、满文军吸毒被拘十五天，满妻提供毒品被判刑一年	146
十六、药家鑫事件	149
十七、北京天上人间案	152
十八、明星们的逃税门	155
十九、成龙的艺术人生	159
二十、雪灾地震面前周笔畅和早报一起战斗	162
 第四章 艺术法律法规	164
一、《文化部关于外国艺术表演人员来华营业演出申报 管理问题的通知》	164
二、《文化部关于直属艺术表演团体创作演出新剧（节）目 实行审查、备案制度的通知》	166
三、《文化部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管理规定》（节选）	167
四、《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172

五、《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87
六、《从事涉外非商业性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活动机构的 资格核准》	199
七、《文化部关于修订〈文化部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 管理规定〉、〈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规章的决定》（节选）	204
八、《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	209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222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238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244
十二、《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252
十三、《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	257
十四、《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	264
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271
后记	276

第一章 名人名著与音乐

一、革命导师与音乐

1. 马克思与音乐

马克思不是音乐家，也没有对音乐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但音乐却为马克思的奇思妙想提供了丰富的灵感。透过他那卷帙浩繁的思想巨著，我们时常可以窥见音乐的灵光，可以看到他精辟巧妙地以音乐为例来阐发某个观点或问题，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位日耳曼天才对音乐的独特兴趣和深刻理解。

“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命题：“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① 意思是说，在音乐审美活动中，只有音乐才能激发起人们的音乐美感，但是只有具备“音乐感的耳朵”的人，即具备一定音乐素养和音乐欣赏能力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音乐的美，不然最美的音乐也只能是毫无意义的对牛弹琴，“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② 在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5-126。

② 同上书。

里，马克思实际上道出了音乐审美乃至一般审美活动的实质：审美不是主体器官对审美对象的被动接受和机械反映，而是一种结合自身经验、知识、情感的能动的心理活动。只有当审美主体充分地占有审美对象，具有与审美对象相适应的审美能力的时候，审美关系才得以构成。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审美关系是在社会历史中形成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是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饮食与动物的饮食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①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它是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客观展开而逐步产生并发展出来的，人的全面的感覺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形成的。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私有制使人的本质力量遭到异化，从而使社会的人的丰富感觉变得愚钝而片面。只有当人们摆脱了私有制的束缚和局限，才能得到自己的对象，才能动用全部器官占有对象，享受对象，和对象发生全面的人的关系。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这样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人不再是物的奴隶而成了物的主宰，对象成了劳动者的本质、个性的确证。眼睛成了人的眼睛，甚至是感觉形式美的眼睛，耳朵成了人的耳朵，甚至是具有音乐感的耳朵。有了这种有音乐感的耳朵，就能感受到更多更美的音乐，音乐的本来意义和价值也就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和显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7-518。

“倍尔西阿尼是一位无比的歌唱家。”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写的哲学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中批驳施蒂纳（文中施蒂纳被蔑称为“桑乔”，“桑乔”为长篇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人物，唐吉珂德的侍从）关于“无比性”和“唯一性”的观点时指出：“此外，无比性可能具有各种不同的意义。这里可以谈到的一个唯一的意义，即独创性意义上的‘唯一性’，是以下面这一点为前提的，即无比的个人在一定范围内所进行的活动不同于其他的个人在同一范围内所进行的活动。倍尔西阿尼所以是一位无比的歌唱家，正是因为她是一位歌唱家而且人们把她同其他歌唱家相比较；人们根据他们的耳朵的正常组织和音乐修养做了评比，所以他们能够认识倍尔西阿尼的无比性。倍尔西阿尼的歌唱不能与青蛙的鸣叫相比，虽然在这里也可以比较，但是只是人与一般青蛙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倍尔西阿尼与某只唯一的青蛙之间的比较。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才谈得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比较，在第二种情况下，只是他们的种特性或类特性的比较。我们把第三种无比性——倍尔西阿尼的歌唱同彗星尾巴的无比性——交给桑乔去进行‘自我享乐’吧，因为桑乔显然会在这样的‘荒唐判断’中寻找快乐的。”^①

“唯一性”、“无比性”既不是“爱的原则”或“自我牺牲精神”下个体差异的消融，也不是利己主义的唯我独尊，而是个体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个体的独创性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获得揭示和阐明。例如，倍尔西阿尼歌唱艺术的独特性，只有通过同其他歌唱家的歌唱相比较，才能被认识和发现；洋楼、四合院的特性只有通过同其他建筑类型相比较才能被认识和发现。当然，尽管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进行比较，但并非所有的比较都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比较只能在同一范围内进行。换言之，事物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7-518.

间要有可比性即具备共同的属性才可以进行比较。设想一下，将一个衣服架子与倍尔西阿尼相比有什么意义呢？正如黑格尔所言：“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极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東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①

除以同类相比为前提外，对事物独创性的认识还离不开主体的感受力和内在尺度，正如对倍尔西阿尼歌唱艺术的评价离不开欣赏者的“耳朵的正常组织和音乐修养”这个基本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无比性”、“唯一性”即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私有制和社会分工被消灭的条件下即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获得。

“莫扎特的《安魂曲》大部分不是莫扎特自己作的。”为了批驳施蒂纳把学者、艺术家看成是单干的“唯一者”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上述同一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这里，也像其它一切地方一样，桑乔在举实际例子时并不走运。例如，他以为，‘没有一个人能替你作你的曲子，没有一个人能完成你的绘画的草图。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拉斐尔从事他的创作’，但是，桑乔一定会知道：莫扎特的《安魂曲》大部分不是莫扎特自己作的，而是其他作曲家作的和完成的；而拉斐尔本人‘完成’的壁画却只占他的壁画中的一小部分。”^②

①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5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58。（引者注：拉斐尔的很多学生曾参与他的一些比较重要作品的制作，如梵蒂冈卡梅雷室的装饰壁画等。莫扎特突击完成歌剧《魔笛》后已精疲力竭，《安魂曲》在尚未完成时，终于体力不支离开了人世。未完成的部分，由他的弟子徐斯迈耶尔以几乎相同的笔迹加以完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揭示了现代学术、艺术生产的社会组织性。相对于传统的学术、艺术生产的个体性特征，现代学术、艺术生产越来越趋向于以个体创造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性特征。学术及艺术创造固然要求鲜明的个性与独创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割裂学者、艺术家同时代环境、行业群体的内在联系。学者、艺术家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个体，社会的需要、行业的发展都要求学者、艺术家组织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施蒂纳宣布了科学劳动和艺术劳动的唯一性，但在这里他远远地落后于资产阶级。把这种‘唯一者的’活动组织起来，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必需的了。如果奥拉斯·韦尔内把他的画看作‘只有这种唯一者才能完成’的工作，那么他连创作他的画的十分之一的时间也都没有。巴黎对通俗喜剧和小说的极大喜好，促使从事这些创作的劳动组织出现了，而这种组织贡献出来的作品比德国的同这种组织竞争的‘唯一者’所写的作品无论如何要好一些。在天文学方面，阿拉戈、赫舍尔、恩克和贝塞尔都认为必须组织起来共同观测，并且也只是从组织起来之后才获得了一些较好的成绩。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唯一者’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的，而在这方面，法国人也由于有了劳动组织，早就超过了其他国家。”^①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劳动组织不但不会降低学术及艺术的成就，相反能够使每个个体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极大地促进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钢琴制造者要算是生产劳动者，而钢琴演奏者倒不算。”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视角出发，把劳动区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两类。“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59．

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① 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这一区分。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钢琴制造和钢琴演奏两种劳动为例来阐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本质区别。他指出：“钢琴制造者要算是生产劳动者，而钢琴演奏者倒不算，虽然没有钢琴演奏者，钢琴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不是岂有此理吗？但事实的确如此。钢琴制造者再生产了资本；钢琴演奏者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同收入相交换。但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不是也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了音乐感吗？事实上他是这样做了：他的劳动是生产了某种东西；但他的劳动并不因此就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就像生产了幻觉的疯子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一样。劳动只有在它生产了它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劳动。”^② 所谓生产劳动就是生产资本的劳动，就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所谓非生产劳动就是用自己的劳动为他人提供服务，从而与他人的产品进行交换的劳动。钢琴制造者再生产了资本，所以是生产劳动者；钢琴演奏者虽然生产了音乐，但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同收入相交换，因而是非生产劳动者。

在《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再次表述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 5 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 5 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0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64。

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佣，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①

通过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产的规律。在马克思看来，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作家和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活动乃至所有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物质或货币收入以满足自己谋生的需要而并不带来剩余价值，也不构成资本的来源，因而都属于“非生产劳动”的性质。到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制约和改变了作家、艺术家以及所有精神劳动者的劳动性质，使之由单纯的自娱自乐或谋生手段一变而成为社会积累资本的一种形式和途径，成为直接与资本进行交换的“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向“生产劳动”的历史性转变，正是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艺术、文学乃至所有的精神劳动发生了一系列根本变化的根源所在。

盛赞革命歌曲《血腥的屠杀》为“勇敢的斗争的呼声”。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在这个还存在着大量封建残余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受到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工资很低，劳动时间很长，劳动条件很恶劣，生活异常困苦。1844年6月，德国发生震撼整个欧洲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起义前夕，在西里西亚纺织区曾流行一支题为《血腥的屠杀》的革命歌曲，愤怒地控诉了资本家的罪恶：

这个村子里有一个法庭，
它比弗迈还要凶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2．

在这里法官不用宣判，
很快就夺走了人的生命。
这里的人被慢慢折磨，
这里是一个拷问室，
这里有很多人呻吟叹息，
证明着他们的不幸。
茨万齐格尔兄弟是刽子手，
他们的家仆是帮凶，
一个个都仗势欺人，
一点也不留情。
你们这些无赖，你们这些恶魔，
你们是地狱里的坏鬼，
你们夺取了穷人的财产，
你们应该受到诅咒！

1844 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正是以这首革命歌曲为战歌的。这次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但西里西亚工人阶级以自己英勇的战斗，在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为了阐明西里西亚纺织工起义的原因、性质和意义，为了彻底批判阿尔诺德·卢格竭力诋毁西里西亚纺织工起义的反动言论，马克思于 7 月底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指出，西里西亚纺织工起义并非偶然，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工人阶级贫困状况引起的。他盛赞《血腥的屠杀》：“这是一个勇敢的斗争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

对私有制社会。”^①

在这里，马克思指明了音乐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特殊功能。革命年代需要战斗号角，音乐只有与时代相结合，才能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2. 恩格斯与音乐

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一生钟爱音乐。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悉心研究音乐，书写音乐评论，并常在学校的音乐小组演奏自己谱写的短曲，他的第一首曲子是《一个坚固的城堡是上帝》。19岁时，他被迫遵照父亲的意愿到布莱梅的一家批发商行里当练习生。下班后，他经常到歌咏团里唱一会儿歌，或者上歌剧院听音乐。恩格斯的晚年虽忙于政治活动和整理马克思的著作，但对音乐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临终前一年，他还不顾高龄去伦敦参加德国音乐家亨德尔的纪念会。

最爱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恩格斯最爱的曲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1841年3月，恩格斯听了《命运交响曲》的演出后，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赞美这部作品说：“如果你不知道这奇妙的东西，那么你一生就算什么也没有听见。”他说，他在第一乐章里听到了“那种完全的绝望的悲哀，那种忧伤的痛苦”；在第二乐章里听到了“那种爱情的温柔的忧思”；而第三、第四乐章里“用小号表达出来的强劲有力、年轻的、自由的欢乐”，又是那么鼓舞人心。同时他也尖锐地讽刺那种乏味、刺耳的音乐是令人讨厌的“乌鸦”叫。

简短的几句话，既揭示了《命运交响曲》的内在精髓，又流露出恩格斯对《命运交响曲》的情有独钟，同时也显示了恩格斯对音乐的深厚造诣。

恩格斯笔下的李斯特。1842年4月，恩格斯在给妹妹的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83.